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之七
十惡

扶九

唐 西明寺沙門 穎道世 撰

邪見部第十三

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梵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

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駭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詐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爲邪見善業者名爲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大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

扶九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

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其中有日炎身處其中以苦求道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如觀

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爲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闍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汝邪見愚癡 瘋冒所縛人今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被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爲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及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共九

人心懷闇冥

三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蒙瞢常昏昏

萬事不能爲

如暴中炊煮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

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

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
鐵爲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
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
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
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
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
大千剝火刀劍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
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蟲欲墜大山
蠅蠍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爾
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今受
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
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算計
一時到家爲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
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
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

足長跪自陳今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
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佛三昧
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中須達長
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勑使
手執庫鑰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
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
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
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
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
不聞僧名如是惡聲晨轉徧舍衛城末利夫
扶九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
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
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
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
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

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豎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爲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爲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爲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

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麁纏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爲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爲玉女寶爾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令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

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爲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爲說甚深般若波羅密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

第十九
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千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龍癱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闐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呴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

罷人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訾罵
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
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
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
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

扶九

七

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
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
重罪二誹三乘法毀塔留難隱弊覆藏是名
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
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
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
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
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
誹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
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

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
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求無出期
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
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
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
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逕相食啖白骨滿野
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
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
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
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
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
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
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
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輕薄
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

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
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犁之
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
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戰而
以刺之彼命故存扶九至於日中王復勑以二百

戰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勑以三百戰
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
於意云何此人被戰爲苦不耶比丘答佛一
戰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戰佛即以手取小
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
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
佛告比丘三百戰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
犁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泥犁
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犁中獄卒以
斧燒令極熱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歲

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本惡盡復坐鐵牀以
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
灌口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
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
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
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
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
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
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犁地獄中
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
共相取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
扶九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
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
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
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

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来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

之樂若修善根回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爾時共斯和提梵志居士北行至尸攝和林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爲是今世爲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爲說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蟬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蟬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汙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

之所憎惡當知蟬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蟬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蟬肆復聽我說最後警喻若

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蟬肆猶如大豬爲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

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虫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鷲二國 閨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汙 汝豬臭熏我 汝鬪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蟬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

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

崔皓

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蟬肆王聞歡喜奉受

周武帝

求上妙智

隋趙文昌

沙門釋慧雲叔

正報頌曰

唐太史令傅奕

刑部郎中宋行質

六賊奸邪僞 七識亂乖真 謗毀玄正理

冀州姜勝生

姚明解

妄語役貪瞋

惡業縱橫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萬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劫盡人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詭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略引十

宋沈僧覆

沙門釋道志

東海唐文伯

廣陵周宗

瑯琊王淮之

沮渠蒙遜

共九

十二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
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
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
及刑坐而死舉體皆忻裂狀如火燒吳郡朱
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
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
時來時去來輒驚噉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
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痕徧體呻呼
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

共九十三
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

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
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縛刀鎌已糜之身
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屨履或足充
一會并頻請願具爲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
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
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
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
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
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

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勞痛毒方累年
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
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
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
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
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慙榆人也弟好捕博家資都
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
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
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
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
枚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
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
宋廣陵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
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

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旣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癲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扶九

十四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今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淮之歛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右五驗出
冥祥記

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旣而左右白日見摩識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右一出
免冤志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爲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祀諸臣僉曰康僧感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屏苦尤重內痛彌甚有信官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悞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廁以盡形命

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准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帝西遷長安改衣櫛爲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崩

立弟邕爲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群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妖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編戶帝以爲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贊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

子衍爲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

安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歛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秩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

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德之中最爲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東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頸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爲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

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

扶九

十七

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勅徧下國內人出一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勅錄此事入於隋史

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辟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刃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闡化深慚昔豐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求斷婬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扶九

十八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臘並爲太史令

贖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贖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贖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贖問泥犁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傳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

廿九

十九

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

有之又問如傳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之有然傳奕已被配越州爲泥犁人矣

言此者依經翻爲無聞即大地獄也

長命旦入殿見薛贖

因說所夢贖又自說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

聞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贖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爲說夢後數日間而奕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

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璡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璡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爲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辯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璡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璡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璡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璡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璡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璡云至十七年改任

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司呼領璣者三人解
璣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
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
外昏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
官因書案上謂璣曰汝無罪放汝去璣辭拜
吏引璣至東階拜辭僧印璣臂曰好去吏引
璣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
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
開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聽出門東南
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璣璣迴顧見侍郎宋
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
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
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
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
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

而無人坐行質見璣悲喜口云汝何故得來
璣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
手謂璣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
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
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慇懃
四屬之璣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璣還未及
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璣曰我方勘責事汝
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璣走又
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
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
扶九
門外黑如漆璣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
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
見向者追璣之吏從門出來謂璣曰君尚能
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璣不應內自思曰
吾無罪放來何爲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

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璿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璿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

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璿如信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面甦至十五

日璿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人坑璿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甦璿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璿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璿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十日璿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遂

念誦不廢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璿至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

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右三驗出
冥報記

扶九
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二十一
扶九

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絕
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
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
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
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
之情頗能惠一飧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
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
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
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
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編令記寤乃
憶之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
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
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
字忽寤乃倩人錄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
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測然京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音釋